

## 第七章：今日復興的果實

「多倫多大祝福」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數不清的書籍和廣播節目不斷討論其中所發生的各種稀奇罕見的身體現象，卻未曾提到神在無數人心中和靈裡所做的奇妙改變。約翰·衛斯理曾這樣禱告：「主啊，差遣沒有瑕疵的復興到我們中間，倘若不可行，那麼差遣復興，也差遣瑕疵吧。」又說：「審慎的人會評估彰顯的果實，有智慧的人會為任何可喜樂的事情歡呼，但不會馬上斷定所有現象都是從神來的。這樣看來我們似乎必須活在審慎的歡喜中！」

倘若批評者的指控無誤，跌倒、顫抖、大笑、電流等現象果真就是復興的目的，那豈不可悲？有什麼益處呢？更新的內涵遠比這些現象更深遠，遠超過我們任何人當初的預期。經過十一年半的時間，一直到現在，聖靈最主要的大能作為之一，仍舊是啓示天父的心腸，恢復更新神的兒女。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主題也很重要，我覺得有必要討論這一點，因為對那些仍舊懷疑的人來說，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該運動是否為神國帶來常存的果子？現在我就要告訴你答案，告訴你這個更新所留下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多倫多更新早期的一場聚會中，盧大衛（David Ruis）帶領敬拜，其中一首詩歌是：「願祢榮耀降臨(Let Your Glory Fall)」。詩歌內容祈求神的榮耀降臨在那個地方，然後再從那裡流到萬邦。第一次聽到這首詩歌時，我說：「這就是這場復興的主題。」這個主題不斷在我心中縈繞。從歷史的功課中我知道，宣教的擴展總是緊接在教會的復興之後，當人心被聖靈所摸著，對耶穌的愛重新點燃，就回應神的呼召，向萬國傳福音。他們效法基督的性情，充滿祂對失喪者的憐憫，帶著神的能力，要改變這個世界。

因為本書的主題是分賜，我想要分享幾個受到這次更新大能影響的人他們的故事，特別是因為我有幸為他們按手，祈求神在他們的生命和事奉中加增恩膏，如同辜普南和溫約翰為我按手，分賜給我生命一樣。我一直努力遵行耶穌的吩咐：「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馬太福音 10：8），因此當神因著這個簡單的順服行動，在全球點燃復興的火焰時，我比任何人都要來得驚訝。

許多人聽到我在著手寫作這本書之後，都寄來他們的見證，告訴我們恩賜和恩膏的分賜如何影響他們的生命，這些故事當能幫助你明白分賜可以如何迅速的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以下是我從他們寄來的見證中節錄下來的摘要，限於篇幅，無法全文刊登，但我還是希望盡量能讓你聽見他們自己所說的故事。

### **敏狄克/阿根廷（Anibal Mindyk，Argentina）**

有一天我自己在禱告時，領受了聖靈的洗，那一次我領受了事奉的呼召。一九九

一年，在歐馬·卡布雷拉（Omar Cabrera）的事奉團隊遮蓋下，我建立了一間教會。一九九六年柯蘭迪到阿根廷來我們的「未來美景」教會（Vision of the Future）服事，給了我一句神的話。當天有位友人幫我把預言寫下來，到現在我還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友人所寫下的預言是：「神賜給你一個獨特的恩膏，將會發揮極大的影響力。祂要差遣你到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也包括加拿大，你要行神蹟奇事，成為烈燄的先知。」友人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預言。

神那次造訪我們二十一天。第一天，有位天使手上拿著火炬，把火炬交到我手上，然後叫我把火炬吞下去，燒到我的嘴巴和喉嚨，然後又往下走，燒到我的胃，發出一個爆炸聲，我不斷的尖叫。接下來的二十一天，我都不能走路，每次想要站起來，立刻就被聖靈擊倒。生命中每一個罪都被放大一千倍，我每晚在神的同在中哭泣，要別人把我扶起來，我才能講道，然後教會每一個人都倒下來，有些人倒下後還笑個不停。在第一場聚會時，有個罹患骨癌的婦女手臂上綁著石膏，癌細胞吞噬著她，當天她完全得醫治。從那時起，神蹟、異能和奇事從未斷絕過。

#### **曼德爾/賓州費城（Jim Mandel，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一九九九年，曼德爾是個每年有五十萬美元淨利的生意人，但他也是個酒鬼，吸大麻。三十四歲時，佈道家夏特斯牧師（Bob Shattles）曾為他禱告，他經歷到神的大能。他還記得夏牧師為他按手時，「我彈到六呎之遠，猶如有人用電光把我擊倒一般。」他在地上躺了大概兩個小時，無法控制的一直顫抖，太太把他扛回家，他在沙發上躺了三天，被帶到天堂去。

二〇〇三年，他去參加全球覺醒事工在哈里斯堡（Harrisburg）舉辦的「使徒之音」特會（Voice of the Apostles conference），又領受了一個強烈的分賜。曼德爾說：「蘭迪提到神呼召我們，帶著異能奇事將福音傳給萬民時……我無法克制的哭泣起來。」那次的講台呼召，曼德爾走到前面去接受禱告。他是這樣形容他那次的經歷：「我覺得身體在發抖，好像很冷一樣，但其實我覺得很熱，然後蘭迪按手在我頭上，好像有一股強烈的電流通過我全身，我整個人倒在地上，」全身還是在發抖。「這一切結束之後，我站起來，覺得頭暈，身體虛弱，身體好像不能控制肌肉一般，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兩個鐘頭……。」然後他回家，心裡很喜樂，因為他知道自己領受他一直希望得到的分賜。

自那兩次大能的分賜之後，他的生命和事奉發生了很多神蹟。二〇〇三年，領受了那次的分賜之後，他去了印度，親眼看見一個癱腿的人得醫治，腳完全直起來，很多瞎眼的看見，耳聾的聽見，癌症、糖尿病、癱瘓、愛滋病，都完全得醫治。在美國時，他看見一個女孩昏迷了八天，在經過禱告後，完全得醫治，健康的出院。在墨西哥，有個母親把小孩交給他，他抱著小孩，神的能力降臨到他

身上，當他把孩子放下來時，群眾大聲歡呼。原本那個孩子不良於行，又是個啞巴，現在可以跑來跑去，大聲叫「媽媽！」在馬雅的一個村落，村裡的大祭司胸部劇烈疼痛，神的能力降臨在他身上，他得到醫治，然後接著大概有一百六十位村民領受聖靈的洗，很多疾病得醫治。曼德爾將這一切神蹟和能力的加增都歸功於領受了分賜的緣故。

### **凱樂/佛羅里達勞德岱堡 (Mike Kaylor, Fort Lauderdale, Florida)**

若說我對人生和事奉的夢想完全破滅，那只是最保守的說法而已。三十年的事奉生涯，經歷了五次的「運動」，我發現自己還是在問年少時在浸信會所問的同一個問題：「信仰難道只是這樣嗎？」我非常渴慕親身經歷神同在的真實，經常埋首於復興歷史和復興佈道家的書籍；我已厭煩於只是遇見神的百姓，卻未遇見神自己。我發現自己經常重複說的話是：「如果神不顯現祂自己，我不想繼續再假裝下去。」

我聽過柯蘭迪這個名字很久了，也和他有過一次的交集。那是在多倫多的一場聚會，內人背部上方和肩膀的劇烈疼痛得到醫治，醫生都啞口無言。我聽說過柯蘭迪的聚會有神大能的澆灌和分賜，我知道如果自己的飢渴要得到滿足的話，就必須到天堂打開的地方，於是我加入蘭迪的行列，和他一起到巴西去服事。

那次服事之旅最好的祝福之一，就是有一段特別為團隊同工做分賜禱告的時間。我站在那裡等候輪到我被禱告的「時間」，心裡感到莫名的緊張和興奮，因為看到很多人被禱告之後，發生很多奇妙的反應。我心想：「萬一我是這裡唯一沒有反應的人，那要怎麼辦？」還來不及想完，蘭迪就已經站到我前面，按手在我前額，為我禱告。

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膝蓋無法控制的抖個不停，手臂四處飛舞，我心想：「這是怎麼回事？」我發現我其實可以繼續下去，也可以控制它停下來。但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人，在尋求經歷神的真實這麼多年之後，遇到這種時候，還會想要停下來嗎？所以我說：「主啊，來吧。」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真的始料未及；不過老實說，我其實也不知道該期待什麼。我裡面開始有一團火發出來，從頭到腳趾，燒著我整個身體，我覺得自己好像被火燒到一樣！在這個分賜的同時，我聽見主說：「你要得著，就必得著！」我感到前額刺痛，很奇怪的感覺，好像天使在我前額放了個東西，這樣的事情總共發生三次，我領受了悟性，可以明白天使的領域和指派給我的天使。那個分賜持續到隔天晚上，我必須被人抬出聚會，因為我根本站不住，更不能走。

隔天，我開始思考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注意到我的服事跟以前不一樣。

我為一個年輕女孩禱告，在那個密閉的房間裡，我感到一陣風吹過我，我問翻譯說她有沒有感覺到那陣風，她說沒有。然後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一次，她說：「沒有，但主讓你對天使界的事情敏銳。」然後我才想起主讓我能夠明白天使界的事情。

隔天晚上我在巴西榮維利（Joinville）的一家浸信會服事，在服事時間，我按手在一個年輕人的前額上，他出其不意的竟然彈到八呎之外，我看著自己的手，心想：「真的不一樣呦！」下一個禱告的對象需要得醫治，我為她禱告，她說需要醫治的那個地方感覺熱熱的，她得了醫治。我接著為後面的人禱告，他們也都對我說同樣的話，需要醫治的地方感到一股熱流。

我知道自己得到美好的分賜，這些事情以前從未發生過。另外令人興奮的是，我為別人禱告，分賜給他們，很多人似乎也得到神同樣的烈燄。溫約翰曾說：「凡你所領受的，要白白給出去。」我覺得好像在過聖誕節一樣，我到處去發禮物，凡願意的人，都可以領受。

我堅信得到分賜絕非個人努力所能成就，而是神回應我的渴慕，讓我有一顆願意領受的心。

### **希爾維歐牧師/巴西聖保羅（Pastor Silvio, Sao Paulo, Brazil）**

我們從幾位牧師身上領受了分賜，完全改變了我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大復興。我們是傳統的浸信會，對這類的運動非常不能接受。二〇〇〇年，我們開始逐漸脫離傳統；二〇〇一年，柯蘭迪牧師來我們教會，帶來這場更新。柯牧師為我禱告，我感覺到聖靈強烈的熱流，極其的榮耀；在那之後，我個人的生命和事奉都發生巨大的改變。今天我生命中充滿神榮耀的同在，因著祂的恩典，我也將同樣的恩膏分賜給他人。

剛開始時，我的家人和教會反對的聲音很大。當神開始在我們中間運行時，情況完全失控。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情緒化的表現，或是我們誇大其詞；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暫時性的現象。不久之後，大家看見我們的改變，也看見那不是情緒化的表現，而是神的作為。

教會經過那次復興之後，我們的教義需要有一些改變。柯蘭迪牧師總共來我們教會三次。第一次是二〇〇一年，我們是傳統的教會，會友約三百五十人。第二次，我們已有一些改變，會友約一千兩百人。第三次，會友已有三千人。我知道這個恩膏來是為了帶來其他的恩膏，例如征服城市的恩膏，人數增加，教會增長。

但恩膏是有代價的。我們失去了一些牧師朋友，因為他們認為我沒有遵行神的話，即使到今天，他們還是說我是處在一個非常棘手的情況。但不管怎樣，雖然有這些事情發生，我們到今天還是有很多的恩膏，我們知道這比其他任何的東西都要更好。

待續